

战斗豫鄂边 血染大荒坡

汪厚之烈士传略

李常福 张传钊 袁宗文

汪厚之同志是我党早期优秀的党员，是一位为共产主义理想而英勇献身的先驱者。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少怀壮志，满怀一腔报国热忱，冲破了封建家庭的羁绊，上下求索革命真理，当他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以后，便始终不渝地为着崇高的信仰而忠诚奋斗。他是我党青运工作的先锋，宣传工作的卓越战士。他对鄂豫党团组织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他领导的豫东南大荒坡暴动，是党在豫东南进行武装斗争的先声。汪厚之同志的革命功勋，将永远彪炳史册。

少怀壮志

汪厚之 (1900~1928)，本名汪守愚，曾用笔名侯愈之。1900年（光绪26年），他出生于河南省光山县城的一个诗书簪缨之家。汪家近世几辈，虽没做过高官显宦，但都非布衣平民，在偏远的小县城里，确属名门望族。汪厚之系长门长孙，自然被汪家视为兴家立业、光耀门楣的希望。汪厚之六岁时，家里便教诵那些晦涩难懂的儒学经书。汪厚之资质聪颖，每日温课，他都毫不费力地记诵出那些他毫无兴趣的之乎者也的文章。以后，汪厚之渐大懂事，对家里主尊仆贱、依富附贵的封建家风日渐反感。为此，他常到乡下小镇舅舅

家寄住。在那里，他有机会接触农商百匠，懂得了劳动者谋生的辛劳和思想愿望，同情和热爱劳动人民的思想与日俱增。他喜欢和劳动人民的孩子接近交友，常常拿食品周济穷人家的孩子。汪厚之走亲戚，家里总是雇轿子送他，但他出城后就下轿步行，而对轿夫脚费照付。祖父、叔父虽然满意他的聪明颖悟，却总是恼于他不羁不绊，一反祖上遗风的行为。辛亥革命后，清帝退位，生活在光山小城的人们，只知道换了一个“民国”的字号，其它依然旧景。汪厚之15岁时，有一次，作为封建遗老的祖父，指天要他对句，汪厚之从容对道：“与您是‘天高听卑’，于我是‘天将降大任与斯人也！’”表达了他报国报民的恢宏志气。

汪厚之读书，同家庭的封建教范每每相悖。家里让他读《曾文正公家书》，《李文忠公全集》。他却选读那些爱国爱民的名人文章，少年忧国难，一片赤子心！他每读到那些忧国忧民的诗文，总是情志与共，执卷而泣笑。他厌恨那些为富不仁的乡绅富豪，尤憎恶和鄙弃那些卖国媚外、欺压人民的权奸贰臣；他敬慕那些除暴安良、扶世救民的豪杰，更崇敬岳飞、文天祥等抵外御侮的民族英雄，喜欢听太平天国、捻军等农民起义的故事。他常诵岳飞的《满江红》、文天祥的《正气歌》，常给别人讲历史上那些志士仁人救国救民的事迹。由于封建家庭的禁锢，加之汪厚之对家庭的许多做法看不惯，常常和家里发生冲突。16岁那年，家中决计对他严

加管教，逼他屈从就范。汪厚之愤而离家出走，负笈游学于潢川，寻求新的思想、新的希望。

上下求索

辛亥革命后的潢川，虽然由近二百年的直隶州所在地降为一般县城，但在思想文化方面，仍不失豫南中心。汪厚之到潢川以后，有机会接触到辛亥革命以来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使他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有了新的萌动。他希望辛亥革命“驱除鞑虏，恢复中华”，“鞑虏”应包括帝国主义，“恢复中华”，应使中华自立兴盛起来。然而，他看到辛亥革命只结束了两千多年封建帝制，五年来却丝毫没有改变中国受列强欺侮，人民痛苦不堪的状况。他思索经年，通过对现实的考察和研究，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热情很快冷却了，但他求索革命真理的愿望，钻之弥坚。1917年秋，汪厚之返回光山，一面潜心读书，一面到乡下考察，这使他进一步熟悉豫南社会的情形，视野弥望。

1918年春夏，汪厚之赴省城开封求学。在开封，他抱定勤奋读书，学成报国的志愿锐意求知，继续探讨革命的理论。中国新文化的兴起，激起了思想解放的新潮，古城开封也在这股新潮激荡中。汪厚之开始阅读到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文章和其它先进的启蒙读物，开阔了新眼界，思想上有了新的觉悟。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迅速传播，汪厚之对马克思主义逐渐有所了解。追求真理的炽热心情，驱使汪厚之迫

切地学习和了解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刊。于是，他决意南下华中新思潮的中心武汉。是年寒假中，他回光山小住，同弟弟汪慕恣叙谈学业。汪慕恣对他赴武汉求学的打算，十分赞许，请求同往。

1919年春，汪厚之偕汪慕恣到达武汉，分别考入武昌中华大学和该校中学部学习。当时，中华大学是武汉进步活动的策源地，马克思主义积极传播者恽代英、林育南都在这个学校学习、工作。在该校中学部教务主任恽代英和林育南的影响下，汪厚之用很大的精力去学习探讨马克思主义，热心参加进步活动。看到当时的武汉，帝国主义租界林立，帝国主义分子横行市面。汪厚之忿忿不平，更加关心民族的命运和国家的前途，决心找到一条强国的新路！不久，北京暴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反帝爱国运动，运动迅速发展到武汉。恽代英、林育南领导武汉学生集会游行，声援北京学生的正义斗争，汪厚之积极参加这次运动。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使他为之激奋，汪厚之也在运动中受到了启发和锻炼。

1921年7月，中国历史上发生了开天辟地的大事，中国共产党成立了。汪厚之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希望。他一腔热忱，决心投身于革命洪流。几年来，汪厚之从潢川辗转开封、武汉，南北奔走，孜孜以求，在进行繁重学业的同时，上下求索真理。这不仅为他以后从事革命活动，从思想上、理论

上奠定了较好的基础，而且也丰富了他的社会知识。

1922年，汪家兄弟分家，由于经济拮据，汪厚之返回光山故乡，继续开展对革命真理的研究探求活动。

传播真理

光山县城是一座古老的僻邑小城，“五四”运动以后，光山县仍然处在一种闭塞保守的局面中。汪厚之回光山以后，联络光山知识界一些进步青年，向他们宣传“五四”以来的新思想，新文化，倡导反对封建礼教、封建道德，教育青年摆脱保守闭塞的思想影响，树立自立进步的精神。汪厚之根据县城旧的落后势力还很大，群众尚未觉悟的状况，以研究学问、讨论文法的名义，组织知识界的青年，建立“学界同人研究会”，研究中国的社会问题，探讨如何改造社会，改造中国。汪厚之根据自己在外求学多年接受的革命思想，向光山学界同人作宣传。他系统地介绍了俄国发生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中国的“五四”爱国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革命的问题，明确提出“改良不能改造中国社会，必须推翻旧的一切”的思想。他鼓动青年应承担起救国救民的责任。汪厚之此时风华正茂，热情奔放，文思敏锐，谈吐落落大方，他分析问题明了透彻，使封建思想长期统治下的光山，沉寂、陈腐的空气为之一扫。进步青年十分佩服。在当时以文章才学在光山享有盛名的黄介人称赞说：“汪君少年气盛，抱负甚高，释疑透彻，同人第一。”在汪厚之影响下，黄介人、

李世璜等人都成为思想激进、追求新潮的优秀分子。他们积极宣传，四方鼓动，在光山掀起了思想解放的潮流。大家在探讨中，锋芒所指，直向卖国军阀和帝国主义。他们历数近代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有的青年甚至声泣俱下。和汪厚之一起从武昌回来的汪慕恣，光山女界进步学生周莲舟等人呼吁实行男女平权，倡导兴办女学，反对奴化教育。周莲舟受汪厚之影响很大，参加进步活动的热情很高。汪厚之动员她把家里的土地拿出来无偿给农民耕种，对她说：“将来革命成功了，我们都好了”。周莲舟和不少青年从汪厚之的宣传中，知道了马克思、列宁，了解到李大钊、瞿秋白等革命先驱的进步文章的内容，受益弥深。

以汪厚之为骨干的光山“学界同人研究会”，在光山城进行了民主革命的启蒙工作，传播了革命思想的种子，使一批青年提高了觉悟，为后来光山县城建立党的组织，从思想上、干部上作了准备工作。

青运先锋

1923年，汪厚之再次奔赴武汉。为了补习外语，他进入武汉外国语专科学校学习。在此期间，他坚持不断阅读《向导》、《新青年》等进步书刊，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并致力于在进步青年中开展工作，不久，他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由于汪厚之学习勤奋，学业精良，很受进步学生的拥戴。1924年4月24日，武汉学生联合会改选，汪厚之当选为学联宣

传委员。是年“五四”纪念日，武昌团地委决定，由参加武汉学生联合会的同志，普遍召集学生集会，举行反帝爱国宣传活动。汪厚之在集会上，演讲“五四”爱国运动的历史。他爱国情切，演讲慷慨激昂，听众无不动容。汪厚之在集会上向大家散发“五四”纪念传单，人们踊跃争阅，反动军警十分恐惧，竟将汪厚之无理逮捕。汪厚之正气凛然，严词痛斥警察不应干涉学生的爱国行动。由于汪厚之的英勇斗争，警察当局理屈词穷，向汪厚之表示赔礼道歉，由警察局派巡官亲自送汪厚之回外专学校。这次斗争，影响之大，震动武汉，当时武汉各报都有此次消息登载。这次斗争的胜利，使汪厚之内心充满喜悦，也充满信心。但他也清醒地认识到，在军阀统治下的中国，政治腐败，不是一两次运动就能解决的，必须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汪厚之根据党的“三大”制定的《青年运动决议案》指出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对青年学生应从普通的文化宣传进而为主义的宣传，应从一般的学生运动引导青年学生到反对军阀反对帝国主义的国民运动”，继续在学生中宣传马列主义，动员他们投入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由于汪厚之卓有成效的工作，8月20日，团中央负责人恽代英巡视长江各地，在武汉改组了团组织，团武昌区委改称武汉地委，汪厚之担任了团武汉地委执行委员，不久，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年十二月，为了推动民族民主革命的开展，中共中央、青年团中央发出通告，开展促成国民会议

运动，指出“此次国民会议及其促成会这个运动，……是我们党建筑社会的基础之一大时机，因此党及S·Y·均应全体动员努力工作”。团武汉地委积极响应党团中央的号召。1925年2月下旬，团武汉地委的优秀工作者汪厚之代表湖北全省国民促成会的代表，赴北京参加3月1日由李大钊主持召开的国民会议促成全国代表大会。汪厚之离开武汉期间，共青团湖北省委于3月8日成立，汪厚之当选为正式委员。汪厚之赴北京途中，因积劳成疾，病留开封。不久，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行将结束，汪厚之觉得再赴北京已无意义，遂于4月12日扶病给恽代英同志写信，恳请转告团中央，请求留河南静养，同时参加河南工作。

奋击洪流中

汪厚之在开封养病期间，正值“欲积极刷新，期成清明之政治”的河南督办胡景翼病死，河南政局急转直下。为了加强河南的工作，中共豫陕区委、开封地方执行委员会相继建立。汪厚之虽然病体虚弱，但他觉得“河南前途益不知如何变化，正是我们努力工作之时”，从未放松工作。除了关注河南的青年学生运动外，他还注意工人运动的发展，同时帮友人筹备创建《豫报》。五月四日，《豫报》在开封河道街创刊，汪厚之担任了主笔。后终因病体不支，于夏秋间回到光山休养。

汪厚之回光山后，即积极酝酿在光山建立党组织的问

题。病体稍愈，他马上向组织作了汇报，经常来往于汴光之间。同年秋，汪厚之的好友、原光山“学界同人研究会”的黄介人在武昌中华大学入党，学成回乡，二人相见，共筹党的组织建立问题，以筹办学生自治会的名义联系进步青年，在他们中间发展党员。这年底，在潢川省立七中毕业的李世璜亦回光山。汪厚之和黄介人介绍了李世璜入党，于1926年初，组建了中共光山支部，党员还有在武昌中华大学入党的汪慕恣，汪厚之的表弟汤正刚。光山支部的建立，推动了光山革命运动的发展。

1926年2月，留苏回国的范易担任了开封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汪厚之担任了执委会的委员，并担任了党的豫西（南）特派员。是年八月，中央决定撤销豫陕区委，成立中共河南区委（亦称豫区执行委员会）、陕西区委，汪泽楷任河南区委书记，汪厚之担任区委委员，负责学生运动。这一时期，汪厚之犀利的笔锋，敏锐的洞察力，在党的刊物上，发表了一些重要文章。汪厚之的文章，语言明快，议实论新，针砭时政，富有战斗力和鼓动力。10月25日，汪厚之在党的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报第179期上，发表了《讨赤领袖吴佩孚铁蹄下的河南人民》一文，无情地解剖了军阀统治下的河南社会情形，深刻地揭露了反动军阀暴虐罪行，激发各界人民觉悟起来，他坚信河南人民会觉悟的。他写道：“谁能看见这河南的民众心中，是燃着将要燎原的野火么？”在

《向导》周报第 186 期上发表了《直系余孽对河南民众之剥削》，对军阀横征暴敛的揭露，更是入木三分。他号召河南人民“只有民众暴动的革命之一法，以打碎此万恶的军阀政治，解放出自己！”

1927 年 5 月，中共河南区委改建为河南省委，罗亦农为省委书记，汪厚之被选为正式委员，负责学生运动。七月，周以栗接河南省委书记，汪厚之仍为正式委员之一。这年暑期，汪厚之因工作关系到武汉，汪厚之的弟媳周莲舟赴武汉看望他，他在百忙之中仍不忘让这位追求进步的青年了解一下武汉的情形。他指着各国租界愤然作色说：“这都是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各种侵略和罪恶活动的据点。将来总有一天，我们会把这些强盗赶出去的！”对侵略者的愤恨之情，对祖国热爱的拳拳之心，溢于言表，使周莲舟深受感动。

血染大荒坡

1927 年秋，大革命失败，党中央在武汉召开了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中共河南省委召开了扩大会议，改组了省委。汪厚之当选为正式委员、常委，分管宣传工作。会议还通过农民运动、工人运动和组织工作的决议案，决定发动工农斗争，以至暴动进行土地革命，并决定成立豫南、豫中、豫北三个特别委员会，分别指挥各地的武装起义。这期间，著名的进步人士尚钺到达开封。

汪厚之介绍尚钺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即提议尚钺为豫南特委委员。扩大会议不久，汪厚之在党的中央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第十期上撰文，精辟地分析了河南的斗争形势，满腔热情地歌颂了河南各地工农的革命斗争。预言，党领导工农斗争的风暴，必将推翻新军阀的统治，建设起自己的政权。

根据省委决定，新成立的豫南特委曾试图在潢川一带组织暴动，但因缺乏充分准备而未获成功，特委恳请延展起义时间而遭解散改组。尔此之际，中央再三督促，为了执行中央多次命令河南暴动掩护湖北暴动胜利的指示，1928年2月初，省委召开了第三次代表大会，决定正式建立南五县特委，由省委常委汪厚之任书记，迅速在潢川东乡的大荒坡发动暴动。

大荒坡位于固（始）、潢（川）、商（城）三县交界处，离三县城都有六十华里开外，国民党统治力量比较薄弱，平时人称“三不管”。这里前后有三个土楼，住着三户绅士。东面张上楼的劣绅张秋石任民团中队长，有三十多条枪；北面张下楼的张重山也有少数枪支；南面曾小营子张现贵的三个儿子，长子张相舟和次子张彦武在潢川七中读书时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8月底，中共潢川县委（一说特支）在省委指示下重新组建后，就派张相舟、张彦武回到大荒坡发展党员，建立了党支部。此时，共产党员江梦霞、徐智雨

（后脱党）、朱树川也先后由外地回到潢川。上级指定江梦霞以教书为名，负责交通联络，徐智雨化名“余小三”去大荒坡协助张相舟发动群众。先后以办红学为名，组织了七个农民协会。息县特支派来宋绍武、费醒初等三名带枪的党员，协助朱树川从各方面筹集活动经费和枪支。1927年底，中共固、潢、商三县县委在张相舟家举行了联席会，分析了在大荒坡举行暴动的有利条件，并议定由潢川县委组织行动。1928年2月11日夜，潢川县委组织了三十余人，携带长短枪八支突袭张上楼，意欲夺取张秋石的枪支，壮大自己的武装。适逢张上楼反动民团外出掳掠，故未获得枪支，仅击毙张家数人。

1928年2月，汪厚之、范易、龚逸情、魏山四人到了潢川。

南五县特委正式组建后（特书汪厚之，委员范易、龚逸情，秘书魏山），坚决执行省委代表大会决议，积极加紧准备和发动大荒坡暴动。3月16日，特委估计限定的日期已经过去不少，遂集中了特委、各县的中坚分子及潢川七中的进步师生三十余人。在潢川东乡伞坡寺共产党员冯新宇家召开了动员会。特委负责人宣布了立即暴动夺取张家上、下楼的枪支，扩大革命武装，开展游击活动，建立苏维埃政权，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决定。但一些了解实际情况的党员干部认为我方力量有限，群众尚未充分发动起来，张家上、下两楼武

装占优势，距大荒坡三十里外又住有国民党的军队，暴动时机不成熟。江梦霞同志曾极力主张延缓暴动日期，反对盲目冒险，但不为特委所采纳，反而受到处分。迫于当时暴动命令的压力，其余同志也不敢提出异议。会上特委强行决定了暴动日期，进攻方法等有关事项，把暴动队伍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南五县特委、潢川县各支部负责人和潢川七中部分师生三十余人，多是外地人，攻打正面。并从中挑选费醒初、胡日新、刘禹偁、姚老四、张志新、朱树川等十三名骨干，由范易率领，带长短枪十四支，组成突击队，担任攻打寨门的任务。另一部分为冯家岗、徐家寨及大荒坡附近的农协会员和群众八十余人，多是本地人，由王正仁、宋绍武率领，攻打左右翼，包围土楼，封锁道路。并连夜写好标语、传单及苏维埃政府文告，以便在暴动成功后张贴，宣布苏维埃政权的建立。

3月16日午夜，行动人员转移至大荒坡以南十余里的红盆窑，并在要道口设置了岗哨。17日夜，暴动队伍出发，经上窑、姚大山边、新集至高庄以东，与另一支由冯家岗、徐家寨、大荒坡附近的农协会员和群众八十余人组成的暴动队伍汇合。而后，绕道马岗集想夺取在马岗提税的六名固始县税务员的枪支。当队伍快接近马岗时，先头派去的侦察人员回来报告说马岗正在唱戏，税务员也夹在人群中。特委考虑到深夜鸣枪会惊动张秋石，便改变计划，折返西行。到达张

上楼已是鸡叫时分，参加暴动的当地群众情绪有些低落，认为时间太晚，天亮彼此面熟，无处隐身，要求改期。在这种情况下，特委认为暴动人员聚集不易，倘有泄密，后果不堪设想，仍坚持按原计划举行暴动。

这时，张上楼的张秋石为上月被打死的家人做“超生大斋”，斋事未毕，人多未睡。暴动队伍包围张上楼后特委委员范易就率领十三名党员骨干组成的突击队，向寨门冲去。因寨门坚固，数攻未克，这时暴动队伍把门外两个草垛点着，一时火光冲天，我进攻队伍暴露在火光之下，加之事前又未与周围红枪会取得联系，他们听到枪声，看见火光，误认为土匪劫寨，纷纷赶来进攻暴动队伍，把我暴动队伍分割成三截，形势十分不利，于是特委下令突围。经过激烈战斗，子弹耗尽，外来的三十余人，由于不熟当地情况，大部分被捕。

3月18日上午，被抓的暴动队员分两处关押，庭屋里关的多属认识的本地人，佃户毛西山牛屋里关的多是外地人。审讯室设在西厢屋里，张秋石开始审讯。

“你们是不是共产党？”

“是共产党又咋啦？”

“共产党敢打我的围寨，好大的胆子！”

“可惜，没有把你这条害人狼杀掉！”

“杀掉我，嗯！今天落到我的手中，随时都可以杀掉你们！”

“我们共产党人和劳苦大众，是铁打的硬汉。我们捉拿象你张秋石这样的土豪劣绅时，脖子上系着红布条，就是不怕死的标记。再过二十年，我们还是英雄好汉！共产党人是杀不完的，全国劳苦大众是杀不完的，你今天杀了我们，共产党打回来，会给我们报仇的！你张秋石一定得到同样的报应。”

“我今天就杀你，看谁来给你报仇！”

“等着瞧吧！要杀就杀，要砍就砍，少废话！”

张秋石无计可施，声嘶力竭地向团丁们连声乱叫：“给我打，打，狠狠地打！”

皮鞭呼呼地落到汪厚之身上，发出沉闷的声音……皮鞭在汪厚之身上留下道道血痕……血肉横飞，惨不忍睹。豆大的汗珠从汪厚之的两额上不断地渗滚下来，一阵剧烈的疼痛使他头昏眼花，慢慢地、慢慢地闭上了眼睛。

“报告中队长，他昏过去了。”团丁们赶快向张秋石报告。

“喷！”凶狠的张秋石趴在桌案上，气急败坏地从牙缝里挤出一个字。

一盆冷水接着一盆冷水，向汪厚之身上泼去……

万恶的张秋石看吊打还不解恨，又把汪厚之的十个指头钉上了铁钉，尔后用几把烧红的烙铁轮番在光脊梁上烙……

在敌人面前，在严刑折磨下，汪厚之始终坚贞不屈，表

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和浩然正气。

张秋石黔驴技穷，担心夜长梦多，决定当天全部杀害，以解心头之恨。

午后，张家上寨挤满了被团丁用大刀赶来的人，被捕的队员五花大绑带进会场。

汪厚之的胸中燃烧着怒火，昂首挺胸，镇静、从容地走到大场子中央。

队员们高高地昂起头，怒视着满脸杀气的张秋石和众团丁，谁也不说一句话。

张秋石转过脸来，面向队员：“送你们回老家，还有什么话说？”

“老子要宰掉你这条害人狼，人面兽心，坏事做尽，横行无忌，欺压百姓，为非作歹，残害良民，十恶不赦，万死犹轻……”

张秋石面对汪厚之的揭露和痛骂，脸上暴起青筋，歇斯底里地嚎叫：“给我割，割死他！”匪徒们立即伸出刺刀，割去汪厚之的耳朵和舌头，鲜血从嘴里和耳朵向下流。

张秋石招数使完了，恶狠狠地说：“给我杀，快给我带走！”

一队团丁押着汪厚之、范易等十八名队员，从上寨走出来，后面跟着四个刽子手，提着象寒霜一样苍白的大刀，刀把上缠着血一样的红布。

队员们被带到上寨东北的一座松山上。张秋石又来了最后一招，手提盒子枪，要亲自给这些共产党“点名”以报杀母之仇。就在开枪之前，他接近队员时，汪厚之抢前一步，吐了他一脸血沫，顺着鼻尖往下滴。他暴跳如雷，象发疯似的狂叫：“给我砍，快！”此时，汪厚之、龚逸情等同志同声高呼：

“共产党是杀不完的！”

“革命一定会成功！”

“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共产党万岁！”

刽子手们抡起了大刀，汪厚之等十八位无产阶级的坚强战士倒在血泊里。队员们牺牲了，惨无人性的张秋石余恨未消，命令刽子手王大头取出烈士们的心肝，以备饮酒庆功，尔后发出一阵狞笑。

烈士们的心肝挂在匪徒们的枪杆上，鲜血淋淋，染红了松山，洒在大荒坡的土地上。

以汪厚之同志为首的南五县特委领导的大荒坡起义，在豫东南地区震动很大，英烈们英勇壮烈的行为，向广大人民宣传了共产党人为国为民视死如归的革命气概，英烈们以鲜血换来的沉痛教训加速了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的纠正。

汪厚之同志短暂的一生，对革命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用对革命真理的探求、宣传和实践，和他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及对敌斗争的英勇事迹，谱写了一曲惊天地、泣鬼神的颂歌。